

温瑞安著

作家出版社

会京师

第壹卷

四大名捕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惨嘶，
自亲娘胸襟之上传来。

石幽明的全身，
如他的一双手一般，
已分不清哪里是五官，
哪里是血浆。

铁手才看了一会，
就立刻冲上去了。
现在是铁衣、黑袍、两蓬白光，
力手红影。
松其则问：
“会京师影子已发发可危。”

竟然有东西
自「铁血大牢」闯了出来，
既不是苍蝇，
也不是麻雀，
而是人，
犯人。

月色昏，夜色沉，幽冥暗内，
日月无光，又添无数魂。

四大名捕会京师

第壹卷

◎ 著 温瑞安 作家出版社

“四大名捕”故事系列，到底有多少部书呢？坦白说，作为作者的我，一时也未能统计清楚。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四大名捕会京师》为例，目前至少有五十七种不同地区国家的版本，改编为影视漫画等作品也逾十五次。如此换算，“四大名捕”故事至少已写了五十卷以上，字数不少于千万，版本恐也不少于二百种。

可是，其实《会京师》只是二十岁前后的“少作”，只是四位捕头的“开头”前戏。“四大名捕”往后延伸的故事，才是比较能代表这四位似侠非侠、为民除害，当官非官、锄强扶弱，身在庙堂心在野的夹缝人物和他们的遭遇。

比较精悍短小但故事情节也较完整浓缩的，首推《大对决》收录的《谈亭会》、《碎梦刀》、《大阵仗》、《开谢花》。一气呵成，悬念惊栗、推理破案，都在八至十万字内结束，最适合小电影的架构。至于《逆水寒》，则是“四大名捕”故事里长篇架构已完成也较完整的一部，约七八十万字，起承转合，从一个惊变开始，全篇流亡中侠道逆处见情义，最适合影视剧改编。如今国内作家出版社推出全新修订版，便自这两个系列作为一个从头迈进的开始，实在是出版社侠友的明见，而且也应该是最符合作者和读者共鸣的一个版本。

至于“四大名捕”其他系列，已成名的还有几个很为读者所津津乐道或扼腕叹息的故事，例如：《四大名捕破神枪》（《妖红》、《惨绿》等），是尝试以文学诗化的笔触，来写“四大名捕”另一段轶事；《四大名捕战天王》系列，则重回武侠小说文本描叙的法则，去探讨侠骨柔情的试验；《四大名捕外传：方邪真故事》（《杀楚》、《破阵》等），则以正统公案悬念言情的程式，融入反映现代社会中朝野斗争的现实象征里；《四大名捕走

龙蛇》系列故事，则是把一些武侠的特质，还有一些本非武侠的元素，从惊栗、超能、念力、穿越、鬼魅、魔幻到怪力乱神，一一都在二十年前的这些作品里乍浮乍沉地显现。还有最具争议性的《四大名捕斗将军》（即“少年四大名捕”：《少年冷血》、《少年追命》、《少年铁手》和《少年无情》），更成了所谓超新派或新世代武侠小说试炼的兵工厂，什么题材和元素都融会其间，结果读者的反应也很激烈：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不论生死，都大死大活着，使我认为这一番心血，值了。

一九八三年我初赴北京，在金台路书市里，跟几位工作室的侠友，至少找到我没见过或未拜读过的温书版本一百三十七种。一九九四年，沈庆均兄带我去五四书店，那儿有温瑞安小说的专柜，书店老板跟我说：“一讲‘四大名捕’，人人都嗑得，很著名，至少比原作者温瑞安还著名。”

我笑了。

书生爱国非易事，提笔方知人世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阿西莫夫说：“一个人必须博学、聪明、有直觉、有勇气、有运气，才有可能发明前所未有的创见。”我觉得，别的我没有，在写作武侠小说上，我借力于前辈的肩膀，还有扎根于读者的步子，总算预支了数十年新意，且不管过了多年是否变陈酿。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国家不幸诗人幸，因为有写好诗的题材。有难，才有关。有劫，才有度。有绝境，才见出人性。有悲剧，才见英雄出。有不平，才作侠客行。笑比哭好，但有时候哭比笑过瘾。文字看厌了，可以去看电影。文艺写闷了，只好写起武侠来。武侠小说是其中一样令我丰衣足食的手艺，使我和同道们安身立命多年，但我始终没当它是我的职业，而看作是我的志趣，也是我的“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始终为兴趣而写，武侠是我当年的少负奇志，也成了我如今的干禧游戏。稿费、版税、名气和一切附带的都是“花红”和“奖金”，算起来不但一本万利，有时简直是无本生意。我用了那么多年去写武侠，其间被迫断断续续，且故事多未写完，例如“四大名捕”故事，但二十几年来一直有人追看，锲而不舍，且江山代有知音出，看来我的读友，不但长情，而且长寿。所以，我是为他们祝愿而写的，为兴趣而坚持的。小说，只是茶余饭后事耳；大说，却是要用一生去历练。

我的作品版本极多，种类繁复，翻版盗版夹杂，伪作假书也不少，加起来，现在手上存有的至少有一千八百多种。

必须说明，这些版本还真非刻意找人搜寻查找的，而是多在旅游路过时巧遇偶得之，或由读者、侠友顺手购下寄赠为念的，沧海遗珠的，肯定要比存档列案者多，而且还多出很多很多。很多版本，跟我这个原作者，不是素昧平生，就是缘慳一面。

我确是写了不少书，根据我的助手和编辑统计，大约不少于八百本，那已可以说是相当“多产”的了，不过，怎么说也未臻近两千本那么“可怕”。我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部作品，当然是因

为自己还算写得相当勤奋之故。勤奋，是因为投入。当然，投入的动力，是来自兴趣。不管如何，能有近两千万字的作品。出书逾八百部（版本计算），题材包括了：武侠、侦探、文评、杂文、社论、剧本、言情、魔幻、新诗、散文、札记、访谈、传记、影评、书评、乐评、术数、相学、心理、现代、技击、历史、象征、意识流，甚至反小说小说……也算是相当杂芜了。拿这样的篇幅，还有这般的字数，比照我的年龄（我是一九五四年元月一日出生，普天同庆），平均一下，还算是笔耕维勤，夙夜匪懈。肯定是吃草挤奶，望天打卦。既然世道维艰，人情多变，我只八风不动，一心不乱。一支尖笔也许走不了龙但总溜得了蛇，成不了大事但也成得几首小诗，万一吃不了总可以兜着走，没法描出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绘出张锦绣万里的大前程，但在方格与方寸之间，拿捏沉吟，总还能在穷山恶水之地扒搔出一幅黑山白水的诗与剑的江湖来（我是仍坚持用笔写在纸上的那类作者，别的事可一向坚持与时俱进，惟摇笔杆子跟狗摇尾巴一样更能表白心情，更为直接且有共鸣）。这点我总尽了点力，点亮了几盏荷灯。也许，有人在星云外用超级望远放大镜一瞄，这也能幻化成一道侠义银河来。

可是，多是读者读得快，不知写者创得苦，作者作者，是一字一笔地去寸土必争地创作出一个小小世界、漫漫苍穹、漠漠江湖来的独行者。所以，嫌我写得太慢、出书太缓、续作太久、等得太心急者多。急起来难免催，催起来难免有气。前文已说过，我写得决不算少，更不算慢，近年来虽然养未“尊”但下笔已然“悠”了些，加上还有自己的投资和生意、事业要料理，最重要的是版权给夺，或出版社停业，或刊物杂志转型，不再连

载小说，有者更加直接，拿了你的书，没签合同就印出来了，或发上网了，然后转头反咬一口，告你侵权。结果，给骂不填坑的又是作者自己，难免有点心灰意冷，如此大环境下，对发表出书，也就没那么兴致勃勃了，而今写下去只为了“要给读者续完”这个强烈的使命，以及还有不因岁月流逝而泯灭的对武侠和创作的兴趣与热情。人生在世，红尘有梦，余波未了，续稿可期。我用此心志来续完我所创作的江湖人物、民间侠客的大结局。

我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多而庞杂，不仅是因为文类多，连非文字出版的种类也多。如果加上二十部以上的影视作品，还有相关的衍生作品和事物，例如电玩、漫画、连环画、评点、网站、论坛等等，还有即将推出的动画、网游、公仔人形、信箋图像、兵器模型、形象扑克牌、匙扣等相关新鲜玩意，种类之多，衍生之奇，大部分我自己都未曾看过、翻过或玩过。光是这些同道们戏称为“温派衍生的事物”，加上千百计的不同书版，使得我几住处书柜和摆设橱，已突破爆满，难以承受，拥挤颞颥。不过，从而又影响、扩大了读者的范围与层面，寰宇频生新事物、心随鼎故速转移，那是随遇而安的温瑞安了。

一个人一支笔（当然换了无数支新笔）占了真假伪盗翻近两千本书，当然写得早也很重要。我早在大马小学时期已发表创作，初中已开始编期刊杂志，中学毕业时已出书三册，虽然当时那儿的华文出版气氛、环境绝说不上太风调雨顺。不过，也因为个人早年辗转各处，浪迹天涯，结缘下来，文字加图像版的“四大名捕”，也从泰文到韩文、法文、英文到日文、巫文、越南文以及新马港澳台等不同版本，光是中国台湾，推出过我书的

就有三十几家出版社，在港也有近二十五家。由于港台新马等地出版风格和读者口味、销售方式并不一致，所以，在包装、行销和分册上很有些不同，例如台出书大可六至八万字为厚厚一大册，在港有时专供书报摊、地铁店的每月小书，则三四万字亦可独立成书，像“少年四大名捕”（一九八九年）就是占激流之先，日后效仿者众。因此在计算书本数字上，也占了不少便宜。不过，港台两处加起来，还不到我在内地的翻盗版本的五分之一。

问题就在这儿。

大概在一九八七年的“四大名捕”故事系列在内地推出以来，翻版、盗版数不胜数，版本良莠不齐，哪怕是授权正版的也未予作者或本人任命的编辑修订更正，盗版假书，错漏百出，更惨不忍睹。就算是授权版本，也是一九九四年校订的，之后有的作品曾经五六次修订，因部分出版成品罔顾作品的重要性，而又蓄意省去作者那区区版税之故，作品绝大部分已是十余年前版本，把近年我多次修订和增删，尤其在作品背景和创作人物秩序上的颠倒、错讹大幅度更正的心血，完全白费。而且，近年来发到网络上去的版本，就是根据这些错舛百出的版本，以讹传讹，变本加厉，以致一些涉猎比较不广泛，未与港台版本比较过的有心但没耐性的读者，指斥百般错舛，然而实则大抵已修正，更是有苦难言。那种所谓“温瑞安武侠全集”（通常还加上“亲自授权”、“最新”、“修订”等字眼），不时在每个地区，每隔段时间，在不同的书市，冠以每一个响亮但可能并不存在的出版社名目，都忽如其来地呈献一套，每每一套十几二十部到三十来部，久之蔚为大观，就算不刻意收集，手上也存有近八百册不等，终于使

我那座连营屈伸摺叠大书架柜子，都再也挤不下了。中华锦绣，地大物博，人才济济，洋洋自得，卧虎藏龙，十面埋伏，书山字海，皓首穷经，想出正版，大抵勿搏。

一直有出版商催问重出“温书全集”、“温瑞安武侠精品”一事，也一直有“未经授权”但言明版权在握的，继续翻印盗版个日月换新天，使我还真有点兴味索然起来了，因大气候号称确是文明昌盛，重视原创版权、精神文明，但小气候依然盗版气盛，我还是消极作风云笑着，新书写了也不拟出关。

直至遇上了作家出版社。

我到今天，依然为读者而撰写，为知音而创作。有读者认为我高深，其实我只愿曲妙和众。有读者以为我通俗，但我一向以为能善用通俗就是一种不俗。有人觉得我的内容有点残酷，但我只借武侠反映现实，而现实明显要比武侠世界残酷。有人觉得我的语言太诗化，但我本就是想把诗与剑结合，化佛道为禅，融儒墨为侠。有这么多深情的读友，甚至是四代同堂的读友一致维护我的作品，那是我的殊荣；也有新生代的读者，建立了那么多的网站和在杂志上发表那么多精彩的文章来砥砺我，这是我的荣幸。但哪怕无人肯定，像我这种人，写这种作品，走这种路，坚持这么多年，哪怕没有掌声，没有喝彩，我也一定会天荒地老地走下去，我的坚持依然如不动明王，我的信念仍然是似地藏菩萨，我的武侠依然似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止戈一舞。

时空流转，金石不灭，收拾怀抱，打点精神。一天笑他三五六七次，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武侠于我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作为作者的我，当年因敬金庸而慕古龙，始书武侠著小说，已历

经七次成败起落，人生在我，不过是河里有冰，冰箱有鱼，余情未了，有缘再续而已。

稿于二〇〇三年六月四日端午，重校于二〇〇四年七月中旬：“小楼温派会京师”大聚之时。

修订于二〇一二年出席电影《四大名捕》上海发布会后。

目录·

第壹卷

〇〇一、【前言】 武侠大说

凶手

〇〇三、【第一回】 从惨叫开始
〇三四、【第二回】 自怀疑寻索
〇五六、【第三回】 以死亡结束

血手

〇七一、【第一回】 一入幽冥
〇八二、【第二回】 关东奔雷
一三三、【第三回】 破不破得了阵？
一六一、【第四回】 杀不杀得了朋友？

毒手

一八九、【第一回】 血牢逃龙
二一七、【第二回】 分金拜佛
二三五、【第三回】 苦斗狼人
二五三、【第四回】 二释英杰
二七二、【第五回】 三阵决胜
二九一、【第六回】 十一剑战
三一九、【第七回】 伏道奇袭
三四七、【第八回】 虎落雪原

凶手

手

手

第壹回

从惨叫 开始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惨嘶，自东厢楼阁之上传来！而在这偌大的厅堂里，本来正是兴高采烈，喝酒猜拳之际，都给这一声惨嘶，唬得呆住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惨嘶，自东厢楼阁之上传来！

而在这偌大的厅堂里，本来正是兴高采烈，喝酒猜拳之际，都给这一声惨嘶，唬得呆住了。

看这厅堂中的人，多为武林人士装扮，个个虎背熊腰，双目炯炯有神，佩剑悬刀，看他们的气度举止，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身份，绝非泛泛之辈。

这厅堂的中央，有一大“寿”字，四处布置辉煌灿烂、堂皇亮丽，显然是大富之家；而厅中的数百名武林人士，莫不是一方之主，从这点可以看出，这富贵之家显然也是武林泰斗。

最难得一见的是，大厅首席旁的四张太师龙雕檀木座椅，这四张座椅上，坐着四个年近花甲的老人。

为首的一个，银眉白须，容貌十分清癯，身形颇长，常露慈蔼之色，背插长剑，这个人不是谁，正是当今沧州府，声望最高，武功也登峰造极的武林名宿，“第一条龙”凌玉象，据说他的“长空十字剑”剑法，天下无人能接，可惜年事已高，乃归隐江湖，封剑多年了。

第二个是一个白发斑斑，但脸色泛红的老者，腰间一柄薄而利的缅甸刀，终日不离身，左右太阳穴高高鼓起，显然内功已入化境。这是“第二条龙”慕容水云，手中缅甸刀的“七旋斩”法，挫敌无数，为人刚正不阿，黑道中人听到“慕容水云”的名字，真的是闻名丧胆，走避不迭。

第三个是一个装扮似道非道的老者，黑发长髯，态度冷傲，手中一把拂尘。这人姓沈，名错骨，排“第四条龙”，武功奇高，手中的拂尘，乃奇门兵器，名“错骨拂”，但性格奇僻，冷酷无情，不过为人还算正义，只是手段太辣而已，若说黑道中人见慕

容水云走避不迭，见这个沈错骨，只怕是连一步都不敢动了。

第四个是一名鹑衣百结、满脸黑须的老人，眼睛瞪得像铜钱一般大，粗眉大目，虽然比较矮，但十分粗壮，就像铁罩一般，一双粗手，也比常人粗大一二倍。这人身上并无兵器，但一身硬功，“铁布衫”横练，再加上“十三太保”与“童子功”，据说已有十一成的火候，不但刀剑不入，就算一座山塌下来，也未必把他压得住！这人性格在“五条龙”中最为刚烈，正是“第五条龙”——龟敬渊。

所谓“武林五条龙”，昔日都是赫赫有名的武林豪杰，可惜岁月不饶人，他们年纪渐渐大了，不过也愈加受武林人士所敬重，“武林五条龙”这个牌匾，一直就未曾拆过下来，或换在什么人的名下。

所谓“武林五条龙”，便是：“第一条龙”，擅长“长空十字剑”剑法的凌玉象；“第二条龙”，擅长“七旋斩”刀法的慕容水云；“第三条龙”，擅长“三十六手九节蜈蚣鞭”的金盛煌；“第四条龙”，擅长“错骨拂”的沈错骨；“第五条龙”，就是擅长“金刚不坏神功”的龟敬渊，这五人在沧州府的武林，可说犹如日之中天，德望之高，鲜有人能出于其右的。

今日，正是“武林五条龙”中“第三条龙”金盛煌的五十大寿。

这厅堂上的武林豪杰，自然是自江湖各地赶来，来庆这富甲一方、武功盖世的“三十六手九节蜈蚣鞭”金盛煌的五十大寿。

而那一声惨呼，自楼上传来，并非别人，正是寿星公金盛煌的声音！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声惨嚎突然响起，又突然地静止了。

在座的群豪，有些仓皇起身，有些拔刀动枪。

有些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时人声沸腾，十分惶乱。

忽然一宏厚而温文的苍老语音，压住了全大厅的吵杂之声，这声音缓慢而有力，使得大家都静了下来，听他说话，“各位，适才那一声惨叫确是金三弟的，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却要请各位合作，尽量镇静，这样我们才能听清楚和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发现有人离场或潜逃，还请诸位把人擒下。多谢！”

各人随声望去，只见凌玉象仍安然坐在太师椅上，扬声说话，而他身边的慕容水云、沈错骨、龟敬渊等，不知何时，皆已不见。

众人甚至不知这三人是何时走出大厅的。

凌玉象含笑道：“各位，慕容二弟、沈四弟、龟五弟已去查看何事了，以金三弟的功力，再加二弟、四弟和五弟，就算天大的事，也该罩得住。”

厅中诸人纷纷坐了下来，有人笑道：“‘武林五条龙’动了四条龙，天下哪有平复不了的事！”

又有人笑道：“就在那一声惨叫响起之际，我已看见慕容二侠、龟五侠等人一掠而出，好快的身法呀，我连看都看不清楚。”

更有人笑道：“你当然是看不见了，人家是前辈风范，应变得多快多从容，我们呀，可登不上大雅之堂啰。”

大家说笑纷纷的，凌玉象也笑着，但他却蹙着眉，因为没有比人更清楚，“三十六手九节蜈蚣鞭”金盛煌，是不可能随便乱叫的！